

神僧傳卷第八

敵九

地藏

釋地藏俗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支屬也。心慈而貌惡穎悟天然。于時落髮出家涉海徒行。振錫觀方至池陽覩九子山心甚樂之乃徑造其峯而居焉。藏嘗爲毒蠍音拔端坐無念俄

有美婦人作禮饋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以

補過言訖不見。視坐左右間沛然流衍時謂

爲九子山神爲湧泉資用也。至德年初有諸葛節率村父自麓登高深極無人唯藏孤然閉目石室其房有折足鼎鼎中白土和少米烹而食之群老驚嘆曰和尚如斯苦行我曹山下列居之咎耳相與同構禪宇不累載而成大伽藍本國聞之率以渡海相尋其徒且多無以資歲藏乃發石得土其色清白不礶

初基如麪而共衆食其衆請法以資神不以食而養命南方號爲枯槁衆莫不宗仰龍潭之側有白善時聞砌取之無盡一日忽召衆告別罔知攸往但聞山鳴石墳扣鍾嘶嘎所詒切跏趺而滅年九十九其屍坐于函中洎三稔開將入塔顏貌如生舉昇之際骨節若撼金鎖焉。

鑒真

釋鑒真姓淳于氏廣陵江陽縣人也總角隨父入大雲寺見佛像感動夙心因白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許焉後爲一方宗首時日本國察父奇其志許焉後爲一方宗首時日本國有沙門榮叡普照等東來募法真許往遂買舟自廣陵賣經律法離岸至越州浦止署風山真夜夢甚靈異纔出洋遇惡風濤舟人顧其垂沒有投棄檣音香木者聞空中聲云勿

投棄時見舳艤各有神將介甲操仗焉尋時風定俄漂入蛇海其蛇長三丈餘色若錦文後入魚海魚長尺餘飛滿空中次一洋純見飛鳥集于舟背壓之幾沒洎出鳥海之水俄泊一島池且泓澄人飲甘美相次達于日本同九其國王歡喜迎入城大寺安止號大和尚以代宗廣德元年無疾辭衆坐亡身不傾壞至今其身不施苧漆其國國王貴人信士時將寶香塗之。

無漏

釋無漏姓金氏新羅國王之次子也少附海艦達于中華欲遊五竺禮佛八塔既渡沙漠涉于闐已西至葱嶺入大伽藍其中比丘皆不測之僧也問漏攸往之意未有奇節而詣天竺僧曰舊記無名末可輒去此有毒龍池。

可往教化如其有驗方利涉也漏依請登池岸唯見一胡床乃據而坐至夜將艾雷電交作其怪物吐氣蓬敷種種變現眩曜無恒漏瞑目不搖動久之乃有巨蛇驥首于膝上漏悲閔之極爲受三歸而去復作老人形來致謝曰蒙師度脫義無久居吾三日後捨鱗介苦依得生勝處此去南有盤石是弟子捨形之所亦望間預相尋遺骸可矣漏默許之又曰必須願往天竺者此有觀音聖像禱無虛應可祈告之得吉祥兆可去勿疑漏乃立於像前入於禪定如是度四十九日身嬰虛腫略無傾倚旋有鼠兒猶彈丸許昨左脰潰黃色薄膿可累斗而愈漏限滿獲應群僧語之曰觀師化緣合在唐土心存化物所利滋多足倦遊方空加聞見不可強化師所知乎漏

意其賢聖之言必無唐發。如是却迴臨行謂

漏曰逢蘭即住所還之路。山名蘭乃馬前記。

遂入其中得白草谷結茅栖止。無何安史兵亂肅宗訓兵靈武屢夢有金色人念寶勝佛於御前翼日以夢中事問左右或對曰有沙

門行迹不群居于此山恒誦此佛號召至帝

視之曰真夢中人也及旋置之內寺供養累上表章願還舊隱帝心眷重未遂歸山俄云示滅焉。一日忽於內門右闔之上化成雙足形不及地者數尺閣吏上奏帝乘步輦親臨

其所得遺表乞歸葬舊隱山之下即時依可

遣中使監護送導先是漏行化多由懷遠縣因置廨署謂之下院喪至此神座不可輒舉衆議移入構別堂宇安之至今真體端然曾無變壞

不空

釋不空梵名阿目佉跋折羅華言不空金剛

止行二字畧也本北天竺婆羅門族幼失所天隨叔父觀光東國年十五師事金剛智三歲初導以梵本悉曇章及聲明論浹自己通

矣後同弟子舍光慧誓扶件等三七人附崑

崙船離南海至訶陵國界遇大黑風衆商惶怖各作本國法禳之無驗皆膜拜求哀乞加救護慧誓等慟哭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憂遂右手執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佛母

故九

經夾作法誦大隨求一編即時風偃海澄又

遇大鯨出水噴浪若山甚於前患衆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令慧誓誦娑竭龍王經遂巡衆難俱息既達師子國王遣使迎之極備供養一日王作調象戲人皆登高望之無敢

近者空口誦手印住於慈定當衢而立狂象數頭頓皆踢跌舉國奇之次遊五印度境屢彰瑞應至天寶五載還京是歲終夏愆陽詔令祈雨制曰時不得賒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壇未盡三日雨已浹洽帝大悅後

因一日大風卒起詔空禳止請銀瓶一枚作法加持須臾戢靜忽因池鵝誤觸瓶傾其風又作急暴過前勅令再止隨止隨效帝乃賜號曰智藏焉天寶八載許迴本國乘驛騎五匹至南海郡有勑再留至德初鑾駕在靈武鳳翔空常密奉表起居肅宗亦密遣使者求秘密法洎收京反正之日事如所料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真言被除至七過翼日乃瘳帝愈加殊禮焉肅宗獻世宗即位恩渥彌厚又以京師春夏不雨詔空祈請如三

日內雨是和尚法力三日已往而霈然者非法力也空受勅立壇至第二日大雨云足一歲復大旱京兆尹蕭昕詣寺謂爲結壇致雨不空命其徒取桦皮僅尺餘縹小龍於其上而以爐香甌水置于前轉吹震舌呼使呪之食頃即以績龍授昕曰可投此于曲江中投訖亟還無冒風雨昕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尺餘搖鬚振鱗自水出俄而龍長數丈狀如曳素條忽亘天昕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至永崇里第衢中之水已決渠矣至永泰中香水沐浴東晉倚卧北面瞻禮闈庭以大印身定中而寂茶毗火滅收舍利數百粒其頂骨不燃中有舍利一顆半隱半現勅於本院別起塔馬初玄宗召術士羅公遠與空角法同在便殿羅時時反手

擗背空曰。借尊師如意時殿上有花石空揮如意擊碎於其前羅再三取如意不得帝意欲起取空曰上勿起此影耳乃舉手示羅如意復完然在手又北邙山有巨蛇樵采者往往見之矯首若丘陵夜常承吸露氣見空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如何見度每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懷也空爲其受歸戒說因果且曰汝以瞋心故受今報那復恚恨乎吾力何及當師吾言此身必捨矣後樵于見蛇死澗下臭聞數里又一日風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樹木有拔什者遽召空止之空於寺庭中捏泥媼五六溜水作梵言罵之有頃開霽矣嘗西蕃大石康三國帥兵圍西涼府詔空入帝御于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徧帝見神兵可五百負在于殿庭驚問空

空曰毗沙門天王子領兵救安西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二月十一日城東北三十許里雲霧間見神兵長偉鼓角喧鳴山地崩震蕃部驚潰彼營中有鼠金色咋弓弩弦皆絕城北門樓有光明天王怒視蕃帥大奔帝覽奏謝空因勅諸道城樓置天王像此其始也。

道昭

沙門道昭自云簡州人也俗姓康氏少時因得疾不悟云至冥司見善惡報應之事遂出家往太行山四十年戒行精苦往往言人將來事初若隱晦後皆明驗嘗有二客來一曰姚邈舉明經一曰張氏以資養僧謂張曰君授官四政慎不可食祿范陽四月八日得疾當不救次謂邈曰君不利簪笏如能從戎亦

當三十年無乏有疾勿令胡人療之。其年張
官於襄鄧間後累選嘗求南州亦皆得之。後
又選舉受虢州盧氏縣令到任兩日而卒。卒
之日果四月八日也。後方悟范陽即盧氏望
也。邈舉不第從知於容州假軍守之名三十
歲九
七年累轉右職後因別娶婦求爲償者因得疾

服姬黃氏藥而終後訪黃氏本末乃洞主所

放出婢是胡女也。

玄宗

釋玄宗俗姓吳氏永嘉人也少時出塵氣度
寬裕於本部永定山寶壽院依常靜爲師既
得戒已還諸方遊學抵江陵詣朗禪師門決
了疑貳復振錫他行見紫金山悅可自心留
行禪觀此山先多虎暴或噬行商或傷樵子
從宗卜居哮爛絕迹入山者無憚焉一日禪

從擁集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勸恪宗問
子何人耶答云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
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
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
年囑別門徒溘然而化春秋八十六二月入
塔立碑存焉

惠忠

釋惠忠俗姓王氏潤州上元人也初在母孕
忽遇異僧謂曰所生貴子當爲天人矣誕育
已來不食葷腥有異常童稟性敦厚年二十
三以經業見度即神龍元年也遂配莊嚴寺
聞牛頭山威禪師造山禮謁威見忠乃曰山
主來矣因爲說法遂夙夜精勤常頭陀山澤
飲泉藉草一食延時每用一鐺衆味同煮用
畢懸於樹杪方坐繩床宴坐終日如杌衣不

易時寒暑一衲積四十年。遂彰靈應州牧明
賢。頽詣山禮謁。再請至郡施化道俗。天寶初

始出止莊嚴忠以爲梁朝舊寺。莊嚴最盛今

已歲古凋殘與懷修葺遂於殿東擬創法堂

先有古木鵲巢其頂工人將欲伐之。忠曰。且

止。待鵲移去始當伐之。因至樹祝曰。此地造

堂當速移去。言畢。其鵲銜柴遷寓他樹道俗

觀者莫不歎異。又立基未定。忽有二神人爲

止其處。因乃定焉。雖汲引無廢。神曠不撓。四

方之侶相依日至。以大曆三年。山門石室前

有忠挂衣藤是歲盛夏忽然枯憊。靈芝仙菌

且不復生至九月忠演法高座無故水出繞

座而轉至四年六月十五日集衆布薩至晚

乃命侍者剃髮浴軀是夜瑞雲覆刹天樂聞
空十六朝怡然坐化。時風雨震蕩樹木摧折

故九

山中鳥獸哀鳴林壑巖間哭聲數日方止春
秋八十有七

崇惠

釋崇惠姓章氏杭州人也。禪林之年。徃禮徑
山國一禪師爲弟子。復誓志於潛落雲寺遁

跡。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密

語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

教凌轢其危若綏旒待師解救耳。惠趨程西

上大曆三年。大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

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于時代宗欽

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也。遂於東

九

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馬

時縕伍互相顧望推排無敢躡者。惠聞之謁

開府魚朝恩。魚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

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東明之梯極爲低

下時朝廷公貴市肆居民駢足摩肩而觀此舉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曾無難色復蹈烈火手探油湯仍餐鐵葉號爲飮飪或嚼釘線聲猶脆飴史華怯懼慙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歎嗟聲若雷響帝遣中官鞏庭玉宣慰再三便賚賜紫方袍一副焉

靈坦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宣洛陽令母夏侯氏初妊娠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長參神會禪師大曆八年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遷遜適維揚六合方歎大法凌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即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頂以手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恒見又止潤州

金山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跡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爲受皈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受戒懺悔如是却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歎道場元和五年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寺僧多爲鬼物惑亂坦居之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爲山妖木怪之所熒惑坦皆遏禦焉至十年忽見二胡人自稱龜茲音丘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告衆將赴遠請至季秋八日卒壽一百八僧臘八十四

慧聞

釋慧聞信安人也多勸勉檀那以福業爲最

嘗於灤江鑄丈八金身像。州未聽許銅何從致。且曰。待大施主居無何有清溪縣夫婦二人將嫁資鑑來捨聞爲誓祝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乃是夫婦發心之至也。迨脫模露像。果然鑑當佛心。胷間矣。又嘗往豫章勸化。獲黃金數鑑。俄遇賊劫掠。事急。遂投金水

歐九
中。曰。慮損君子福田。請自勞灤。聞去。賊徒入水求之。不得。及聞到州。金真然已在其院時山路有虎豹聞。或逢之。將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緣。明日虎銜野猪投聞前。弭尾而去。凡舉事皆成。歸信如流。多奇異焉。

難陀

釋難陀者華言喜也。未詳種姓何國人。其爲人詭異不倫。恭慢無定。當建中年中無何至

于岷蜀張魏公延賞之任成都。喜自言我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貴金石變現。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其三尼父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其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迴雪。迅赴摩趺。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耶。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驚走。僧乃拔刀斫之。背踣於地。血及數尺。成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徒姤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

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

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走

入壁縫中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墳亦
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月色
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黑跡亦滅僧
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和和

和和者莫詳氏族其爲僧也狂而不亂發言
多中時號爲聖有越國公主適榮陽鄭萬鈞
數年無子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唯師
降恩可乎師曰遺我三千匹絹主當誕兩男
鈞如言施之和取絹赴寺云修功德乃謂鈞
曰主有娠參吾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
曰公主腹小能併妊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
前後耳公主遂妊年初歲終各誕一子長曰

潛曜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義師

釋義師者不知何許人也狀類風狂言語倒
亂貞元初巡吳苑乞丐事多先覺人以此疑
之市肆中百姓屋數間義師輒操斧斫剗其
簷禁之不止其人數知其神異禮白之曰弟
子藉此生活無壞我屋廻顧曰汝惜乎投斧
而去其夜市火連延而燎唯所截簷屋數間
存焉好止廢寺中無冬夏常積聚壞旛蓋木
佛像以代薪炭又於煨火燒炙鯉魚而多跳
躍灰坌切九彌漫撫掌大笑不具匕筯而食
面垢不齧音齧之輒陰雨吳人以爲占候及
將死飲灰汁數十斛乃念佛而坐士庶觀之
滿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支不摧百姓異
出郊外焚之

代病

釋代病者天台人也姓陳氏誕育之辰祥光
滿室鄰里驚異七歲喪父哀毀幾于滅性。白
母求出家母纔艱阻遂斷一指親黨敦勸偏
親乃送於國清寺因戒法登滿誓志觀方。初

款九

十三

止東京次於河陽爲民救旱按經續八龍王。

立道場啓祝畢投諸河舉衆咸覩畫像沈躍
不定斯須雲起膚寸雷雨大作千里告足自
此歸心者衆先是三城間多暴風雷動傷苗
稼雉堞號稱毒龍爲害代病爲誦密語後經

歲序都無是患共立堂宇若生祠焉大曆元
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茅而居有
盜其盜食俄見二虎據路會逢代病盜叩頭
陳悔慰諭畢因摩挲虎頭如是累伏猛獸其
中山神廟晉絳之間傳其貯蠻代病入廟勸

其受歸戒絕烹燶^{音闡}牲牢其神石像屢屢隨
勸領首聽命由是檀信駢肩躡踵有寘毒於
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貧女給曰妾
家醞覺美酌施和尚求福況以佛不逆衆生
願代病曰汝亦是佛然貧女懼反飲具以情
告代病執杯啜之俄爾酒氣及兩脰足地爲
之債^{音奮裂}聞者驚怪以酒供養自茲始也汾
隰西河人有疾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
中奄然跏趺示滅

廣陵大師

僧有客於廣陵亡其名自號大師廣陵人因
以大師呼之大師質甚陋好以酒肉爲食常
衣總裘盛暑不脫繇是蚤蟻聚其上僑居孝
感寺獨止一室每夕闔扉而寢率爲常矣性
狂悖好屠犬彘日與廣陵少年鬪毆或醉卧

道傍廣陵人俱以此惡之。有一少年以力聞。嘗一日少年與人對博。大師大怒。以手擊其博局。盡碎。少年笑曰：「騃兒何敢逆壯士耶？」大師且罵而唾其面。於是與少年鬪擊而觀者千數。少年卒不勝。竟遁去。自是廣陵人謂大師有神力。大師亦自負其力。往往剽奪市中金錢衣物。市人皆憚其勇。莫敢拒。後有老僧

召大師而至。曰：「僧當死心奉教戒。柰何食酒肉。殺犬彘。剽奪市人錢物。又與少年同鬪擊。豈僧人之道耶？」一旦。吏執以聞官。汝不羞天耶？」大師怒罵曰：「蠅蚋徒嗜膻腥耳。安能知龍鶴之心哉？然則吾道亦非汝所知也。且我清中而混其外者。豈若汝齷齪無大度乎？」老僧卒不能屈其詞。後一日。大師自外來歸。既入室閉戶。有於門隙視者。大師坐於席。有奇光

自眉端發。晃然照一室。觀者竒之。具告群僧。群僧來見大師眉端之光。相指語曰：「吾聞佛之眉有白毫相光。今大師有之。果佛矣。」遂相率而拜。至明日清旦。群僧俱集於庭。候謁大師。及開戶。而大師已亡矣。群情益異其事。因號大師爲大師佛。

靈默

釋靈默俗姓宣氏。毗陵人也。初參豫章馬大師。因住白砂道場。經于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稀。山神

跋九

十五

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欹庵側。樹枝交絡。茅苦略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元和初久旱。民皆狼顧。默沿澗見青蛇天矯。瞪目如

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溪渴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耶。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厥後澡沐焚香。端坐繩床而卒。壽七十二。

法臘四十一

澄觀

釋澄觀。姓夏侯氏。越州山陰人也。年甫十一。依寶林寺需禪師出家。誦法華經。十四遇恩

得度。便隸此寺。觀俊朗高逸。弗可以細務拘

後。將撰華嚴疏於寤寐之間。見一金人當陽挺立。以手迎抱之。無何。咀嚼都盡。覺即汗流。自喜吞納光明徧照之徵也。起興元元年正月。貞元三年十二月。畢功成二十軸。乃飯千僧。以落成之。爲疏時。堂前池生五枝合歡蓮華。一華皆有三節。人咸歎伏。觀常思付授忽夜夢身化爲龍橋。百于南臺蟠尾于山北擎

攫碧落鱗鬚耀日。須臾蜿蜒化爲千數小龍。騰躍青冥分散而去。蓋取象乎教法支分流布也。遂於中條山棲巖寺住。寺有禪客拳眉翦髮。字曰癡人。被短褐。操長策。狂歌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狂僧驅衆僧酒掃。白不久菩薩來此。以元和年中示滅。春秋七十餘。

隱峯

釋隱峯。俗姓鄧氏。建州邵武人也。稚歲憨狂。不徇父母之命。出家納法。元和中。言游五臺

故九山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遇。交鋒未決。勝負峯曰。我去解其殺戮。乃擲錫空中。飛身冉冉隨去。介兩軍陣過戰士。各觀僧飛騰。不覺抽戈匣刃焉。既而游徧靈跡。忽於金剛窟前倒立而死。亭亭然其直

如植時議靈亢之前當昇就斂既定如山併力不動遠近瞻覩驚歎希奇峯有妹爲尼入五臺嗔目咄之曰老兄壽昔爲不循法律死且熒惑於人時衆已知妹雖骨肉豈敢攜貳請從恒度以手輕攘憤然而倒遂荼毗之收舍利入塔號鄧隱峯遺一頌云獨絃琴子爲君彈松栢長青不怯寒金礦相和性自別任向君前試取看

圓觀

釋圓觀不知何許人居于洛率性踈簡寺與李源爲忘形之友同上慧林寺但日給一器隨衆僧飲食而已如此三年一日源忽約觀游蜀青城峨眉等山洞求藥觀欲游長安由斜谷路李欲自荆入峽爭此二途半年未決李曰吾已不事王侯行不願歷兩京道矣觀

曰行無固必請從子命遂自荆上峽行次南浦泊舟見數婦女條達錦襡負罌而汲觀俛首而泣曰某不欲經此者恐見此婦人也李問其故觀曰其孕婦王氏者是某託身之所也已逾三載尚未解脫唯以吾未來故今既見矣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還者也請君用符呪遣其速生且少留行舟葬吾山谷其家浴兒時亦望君訪臨若相顧一笑是識君也後十二年當中秋月夜專於錢唐天竺寺外乃是與君相見之期也李追悔此一行召孕婦告以其事婦人喜躍還頃之李往授符水觀沐浴而化婦生一子焉李三日往看新兒果致一笑明日李迴棹歸慧林寺詢問弟子方知已理命矣李常念杭州之約至期到天竺寺其夜月明忽聞葛洪井畔有牧童歌竹

枝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徐至寺前。乃觀也。
李趨拜曰。觀公健否。曰。李公真信士。我與君
殊途慎勿相近。君俗緣未盡。但勤修不墮。
即遂相見。李無由序。語望之潛然觀。又歌竹
枝。前去詞切調高。不知所終。

智誓

釋智誓扶件切。不知何許人也。少而英偉長勤。
梵學遂負箱帙。徧歷名山。至衡岳寺。憩息月
餘。常於寺閑齋獨自尋繹疏義。復自咎責曰。
所解義理。莫違聖意乎。沉思兀然。偶舉首見
老僧振錫而入。曰。師讀何經論。窮何義理。誓
疑其異。乃自述本緣。因加悔責。又曰。倘蒙賢
達指南。請受甘心。鉢口結舌。不復開演矣。老
僧笑曰。師識至廣。豈不知此義大聖。猶不能
度無緣之人。況其初心乎。師只是與衆生無

獻九

十八

素公

緣耳。誓曰。豈終世若此乎。老僧曰。吾試爲爾
結緣。遂問誓。今有幾貲糧耶。誓曰。自南徂北。
裂裳裹足。已經萬里。所資皆罄竭矣。見受持
九條衣而已。老僧曰。只此可矣。必宜鬻之。以
所易之直。皆作糜餅油食之物。誓如言作之。

約數十人食。遂相與至垌野之中。散掇餅餌
焚香長跪。呪曰。今日食我施者。願當來之世
與我爲法屬。我當教之。得至菩提。言訖。鳥鳥
亂下啄捨。地上蠻蠅蠻蠅。莫徵其數。老僧曰。
爾後二十年。方可歸開法席。今且周遊。未宜
講說也。言訖而去。誓由是精進不倦。研摩義
味滋多。志在傳授。至二十年。却歸河北。盛化
鄴中。聽衆盈千數人。皆年二十餘。其老者無

長安興善寺素和南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之手植唐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汗人衣如輶音畫脂不可浣昭國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尙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常有客子聽經齋時有烏鵲就掌取食長慶初有僧玄幽題此院詩云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蹋院門塵當時以爲佳句也

弘道

釋弘道不知何許人居於千福寺人言其書閉關以寐夕則視事於陰府十祈叩者八九拒之時河中少尹鄭復禮始應進士舉十上

不第方蹇躡憤惄乃擇日齋沐候焉道頗溫容之且曰某未嘗妄洩於人今茂才抱積薪之歎且久不能忍耳勉旃進取終成美名然其事頗異不可言也鄭拜請其期道曰唯君期須四事相就然後遂志四缺其一則復負十九寬如是者骨肉相繼三榜三榜之前猶梯天之難三榜之後則反掌之易也鄭愕視不可喻則又拜請四事之目道持疑良久則曰慎勿言於人君之成名其事有四亦可以爲異矣其一須國家改元之第二年其二須是禮部侍郎再知貢舉其三須是第二人姓張其四同年須有郭八郎四者闕一則功虧一簣矣如是者賢弟姪三榜率須依此鄭雖大疑其說然鬱鬱不樂以爲無復望也敬謝而退長慶二年人有道其名姓於主文者鄭以且

非再知貢舉。意甚疑之。果不中第。直至改元寶曆二年。新昌楊公再司文柄。乃私喜其事。未敢洩言。來春果登第。第二人姓張。名知實。

環再司文柄都尉以狀頭及第。第二人姓張。名潛。同年郭八郎。名京。弘道所說無差焉。

清公

同年郭八郎。名言。楊鄭奇歎且久。因紀於小書之杪。私自謂曰。道言三榜率須如此。一之已異其可。至于再乎。至于三乎。次至故尚書右丞諱憲。應舉太和二年。頗有籍甚之譽。以主文非再知舉。試日果有期周之恤。爾後應大和九舉。敗於垂成。直至改元開成二年。高錯器缺。再司文柄。右轄私異其事。明年果登

上第。第二人姓張。名棠。同年郭八郎。名植。因又附於小書之末。三榜雖欠其一。兩榜且無小差。閨門之內。私相謂曰。豈其然乎。時僧弘道已不知所往矣。次年故附馬都尉顥應舉。時譽轉洽。至改元會昌之二年。禮部柳侍郎

害風妄語。阿師不知因大笑而已。由是頗亦自負。戶部貟外韋處厚出任開州刺史。段公時任都官貟外判鹽鐵案。公送出都門。處厚素深於釋氏。洎到鵠鳴先訪之。清喜而迎。處厚處厚因問還期。曰。一年半歲。一年半歲。又問終止何官。對曰。宰相須江邊得。又問終止何處。僧遂不答。又問段十九郎何如。答曰。已說矣。近也。近也。及處厚之歸朝。正三歲。重言一年半歲之驗。長慶初。段公自相位節制西川。果符清公之言。處厚唯不喻江邊得宰相。廣求智者解焉。或有旁徵義者。謂處厚必除浙西。夏口。從是而入拜及文宗皇帝。踐祚。自江郎首命處厚爲相。至是方驗。與鄒平公同發使修清公塔。因刻石紀其事焉。又趙宗儒節制興元日。問其移動。遂命紙作兩句詩云。

梨花初發杏花初。甸邑南來慶有餘。宗儒遽考之。清公但云害風。阿師取次語。明年二月除檢校右僕射。鄭餘慶代其位。

惟瑛

僧惟瑛未詳何許人。善聲色。兼知術數。士人陸賓虞舉進士在京。與之往來。惟瑛每言小事無不必驗。至寶曆二年春。賓虞欲罷舉歸。吳告惟瑛以行計。瑛留止一宿。明日謂賓虞曰。君來歲成名不必歸矣。但取京兆薦送。必在高等。賓虞曰。某曾三就京兆。未始得事。今歲之事尤覺甚難。瑛曰。不然。君之成名必以京兆薦送他處不可也。至七月六日。若食水族。則殊等與及第必矣。賓虞乃書於晉昌里之牖。日省之。數月後。因於靖恭北門候一郎官。適遇朝客。遂迴憩於從孫聞禮之舍。既入。

聞禮喜迎曰。向有人惠雙鯉魚。方欲候翁而

烹之。賓虞素嗜魚。但令作羹至者輒盡。後日

因視牖間所書字。則七月六日也。遽命駕詣

惟瑛。且給之曰。將遊蒲關故以訪別。瑛笑曰。

水族已食矣。遊蒲關何爲。主九賓虞深信之。因取

薦京兆府果得殊等。明年入省試畢。又訪惟

瑛。瑛曰。君已登第。名籍不甚高。當在十五人

之外。狀元姓李。名合曳脚。時有廣文生朱俅

者。時議當及第。監司所送名未登科。賓虞因

問其非姓朱乎。瑛曰。三十三人無姓朱者。時

正月二十四日。賓虞言於從符符與石賀書

辭。後月餘放榜。狀頭李邵。賓虞名在十六。即

三十人也。惟瑛又謂賓虞曰。君成名後。當食

祿於吳越之分。有一事甚速疾。賓虞後從事

於越半年而暴終。

主九

文爽

釋文爽不知何許人。早解塵纓。抉開愛網。從師問道。天然不睡。困憊之極。亦惟趺坐。後獨棲丘隴間。霖雨浹旬。旁無僅侍。有一蛇入爽手中蟠屈。時有人召齋。彼怪至時。不赴。主重

來。請見。蛇驚懼失聲。蛇乃徐徐而下。固命往食。爽辭過中不食。翌日有狼呀張其口。奮躍欲噬。昨之狀者三。爽閔其饑。復自念曰。穢囊無慳施汝一飧。願疾成堅固之身。汝受吾施。同歸善會。斯須。狼乃弭耳而退。及其卒日。空中鐘磬交響。遲久方息。

鑑空

釋鑑空。俗姓齊氏。吳郡人也。少小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持。壯歲常困遊吳楚間。已四五年矣。元和初。值錢唐荒儉。乃議求餐于天竺。

主三

一五二四

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前。因臨流雪涕悲吟。數聲俄有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遊滋味足。未空曰。旅遊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口。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記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悟。憶講經於同德寺。如昨日焉。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爲赳赳貴臣。昨聞

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許年。日唯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完乎。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缺。羶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區影曲。報應宜然。空曰。爲之柰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矣。他生之事。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大和元年。詣洛陽。於龍門天竺寺遇河東柳程。向程親說其由。程聞空之說事。

皆不常。且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僧臘三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理詰之。嘿然無答。乃索理筆硯。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河沙。免而置犬而拏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檀

終不滅其華。

卷九

二十五

無著

無著文喜禪師入五臺山求見文殊。忽見山翁著揖曰。願見文殊大士。翁曰。大士未可見。汝飯未著。曰。未。翁引入一寺。引著升堂。命坐。童子進玳瑁杯。貯物如酥酪。著飲之。覺心神清朗。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著曰。末代比丘少奉戒律。曰。多少衆。曰。或三百。或五百。著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曰。衆幾何。曰。前三三。後三三。遂談論及暮。

翁命童子引著出。行未遠。悽然悟。翁即文殊也。不可再見。稽首童子乞一言爲別。童子有無垢無染即真常之語言訖。童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獅子往來。白雲忽覆之。不見。

知玄

悟達國師知玄。與一僧邂逅京師。時僧患迦摩羅疾。人莫知其異也。皆厭惡之。知玄視候無倦色。後別僧謂知玄曰。子後有難可往西蜀。彭州茶隴山相尋。有二松爲誌。後知玄居安國寺。懿宗親臨法席。賜沉香爲座。恩渥甚厚。忽膝生人面瘡。眉目口齒俱備。每以飲食餒之。則開口吞啖。與人無異。求醫莫效。因憶舊言。乃入山相尋。見二松於烟雲間。信所約不誣。即趨其處。佛寺煥嚴。僧立於山門。顧接

甚歡天晚止宿知玄以所苦告之曰無傷也。山有泉旦濯之即愈黎明童子引至泉所方掬水間瘡忽人語曰未可洗公曾讀西漢書不曰曾讀既曾讀之寧不知袁盎殺晁錯乎。公即袁盎吾愧錯也錯腰斬東市其冤何如

哉累世求報於公而公十世爲僧戒律精嚴報不得其便今汝受賜過奢名利心起故能害之蒙迦諾迦尊者洗我以三昧法水自此不復爲冤矣時知玄魂不住體急掬水洗之其痛徹髓絕而復蘇其瘡亦旋愈回顧寺宇

恭不復見因卓菴其處遂成大寺知玄感其異思積世之冤非遇聖賢倚由得釋因述懺法三卷蓋取三昧水洗冤業之義名曰水懺

云

神僧傳卷第八

九